



(意) 弗里萨蒂 皮托鲁 著 陈次旺 李显扬 译

阿尔巴诺湖畔的罪恶

華夏出版社



阿尔巴诺湖畔的罪恶

〔意〕 M·弗里萨蒂 Φ·皮托鲁 著

陈次旺 李显扬 译

华夏出版社

1986年·北京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ОЗЕРЕ АЛЬБАНО

Массимо фелисатти, фабио Пигторру

阿尔巴诺湖畔的罪恶

〔意〕M·弗里萨蒂 Φ·皮托鲁 著

陈次旺 李显扬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11千字

198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书号: 10484·008 定价: 0.95元

第 一 章

贺尔梅·法尔涅齐雷大街，是罗马最有贵族气派和最独特的大街之一。尽管它距市中心步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然而，蒙特马里奥山丘上松柏形成的绿墙，似乎把它与城市具有的喧嚣、糟杂和南方气息隔绝开来了。在这里，宽大讲究的别墅和豪华阔绰的庄园被高高的要塞墙和院墙围护着，墙头上勉强可以看到古树的梢顶。

无论谁能在这条街上安身立足，便意味他地位显赫，属于那些为数不多、在社会上享有名望和举足轻重的人物之列。这里，随便一块土，随便一把草，都比金铸的还要贵重。地皮投机永远不能彻底丢弃它固有的恶习，由于这一缘故，路面所剩无几，以致每天一到那个时候，乱哄哄的络绎不绝的车辆，就把这条狭窄弯曲的小街塞得严严实实。这似乎在提醒人们：即使到了这个享有特权的绿洲，你也仍然是置身于罗马。所以，这街区有福份的住户们，尽管坐在自己的大功率汽车里，但也只有驶进自家领地的边界时，才能真正松一口气。

阿德勒·卡尔比就是这样：三声汽车喇叭响，门卫应声跑出来给他打开大门，并且低头表示恭迎，然后恭恭敬敬地举手行礼，只有到了这时，他才能全身松弛下来。

卡尔比驾着车缓缓地行驶在铺满砂砾石的通车库的小道上。驶近隔离间，他刹住了车。他让发动机继续开着，走下“阿尔弗达”轿车去开车库门。通常，他总是看见妻子的“米尼—莫利斯”牌轿车横摆在车库里，女儿的轻骑就扔在门边。所以每次进车库，他都要骂一阵。因为他得搬起轻骑，把它靠到墙上，然后还得挪动妻子的小汽车。

可今天晚上，车库里空荡荡的。那里既没有妻子的汽车，也没有女儿菲奥莱拉的轻骑。妻子一到哪个女友那里玩牌，就会什么事情都忘了的。这使他很恼怒。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他压根儿就不乐意女儿这么晚了还在哪儿闲逛，特别是一想到人们谈到的和报纸上登载的种种怪事的时候。

后来他想，轻骑也许放在机械师那里，而女儿可能早已进入梦乡。于是他也就平静下来了。

可是，屋里并没有她。迎面却跑出来两只班特尔狗。它们围着他欢快地叫着，跳着。接着出来的是安东尼叶塔，一个在这个家里已经干了四十多年的老女佣人。这是一个身粗体壮的不知疲倦的弗里乌利人^①。她对主人忠心耿耿，连狗都比不过她。她的牙至今完好无损，而一头淡红黄色的头发里，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根银丝。如果不算卡尔比亲自给她做的阑尾炎切除手术，那么，整整四十年里她没生过一次病。

“菲奥莱拉在哪儿？”卡尔比刚一躲开班特尔狗，就问女佣人。

安东尼叶塔迟疑地答道：

^①意大利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区出生的人或居民。

“我好象听到她跟太太说，她要上女朋友那儿去做功课。”

“你没听说她到底上谁那儿去了？”

“上阿德丽娅娜那里。不过我说不准。她是跟太太说的。”

“那太太在哪儿？”卡尔比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问道。因为妻子干什么，他本人都不在乎，只是不该忘了女儿。

“太太没有对我说。”

“那倒也是。”

卡尔比教授重重地坐到圈椅里。他感到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他眼看就五十岁了，因而有时在春末夏初的一些晚上，在一天工作下来之后，他特别明显地觉着自己年龄上的压力。他上班是从来不迟于早八点或八点半的，既在门诊所工作又在医院工作，做几个小时的手术，接诊几位病人，处理一些财务等等。他继续在打网球，而且还定期上游泳池游泳。可他到底不如以前了。他懂得这一点。因为有些事情他过去做起来很容易，而现在却感到非常吃力。此外，他老想独自呆着，闭上眼睛，什么事也不想地完全瘫坐着。所有这一切，他都在经受着，他这个人，以前即使在一天最紧张的工作之后，也没有想怎么歇着，而是去参加娱乐晚会。

况且，此刻他又在惦念着菲奥莱拉。一想到女儿到现在还没回家，他就安静不下来。

“教授，给您备威士忌酒呢，还是端晚饭来？”安东尼叶塔问。

卡尔比从圈椅里站起来。

“你说，菲奥莱拉到阿德丽娅娜那儿去了？”他一边问，一边走向电话机。要说阿德丽娅娜，那就是阿德丽娅娜·福尔曼金。她和他的女儿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而且就住在这条街，离他们家200来米远。阿德勒·卡尔比非常关心菲奥莱拉的生活，所以他知道女儿的一切。

“给我拿威士忌酒来。”他一边拨着电话号码，一边对安东尼叶塔说，并瞧了瞧表：差不多九点四十五分了。也许女儿留在女友那里吃晚饭啦。

电话响了几声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回答：

“喂，我是福尔曼金家，您是谁？”

“我是卡尔比教授……我想打听一下我的女儿在不在你们那里。”

“请等一下，我叫太太来接电话。”

几秒钟后，福尔曼金太太来接电话了。答复说：菲奥莱拉不在她们那里，她今天根本就没来过。而且福尔曼金太太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她还问过自己的女儿，两个姑娘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和，她们是不是吵嘴了……

卡尔比急不可待地打断了她的话：

“请原谅，太太……您能不能问问您的女儿，菲奥莱拉可能会上哪里？”

福尔曼金太太把女儿唤来。但女儿也一点都不知道菲奥莱拉。菲奥莱拉已经很久不来她这里做功课了。而且她也不知道菲奥莱拉是不是到别的哪个朋友那里学习去了。

卡尔比教授由不安转为神经过敏。他要给他的糊涂妻子一点厉害看看！他再一次问安东尼叶塔，她是不是确实听到

菲奥莱拉说了好象要到阿德丽娅娜那里去。但安东尼叶塔对此没有把握。小姐是跟太太说的。

而太太依然不见回来。

卡尔比决定吃晚饭。一般说，当妻子不知在哪里闲呆着，而女儿已经睡了的时候，他倒是乐得一个人吃晚饭的，有亲热的小狗作伴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现在，老放心不下女儿，连狗也惹得他气恼。

今天，他就得跟女儿说说！她怎么胆敢在学校呆到这么晚？既然有这么一个没有头脑的妻子，他就不能让十三岁的一个小姑娘自行其是。说不定她还会遭到不幸！

卡尔比非常喜爱自己的女儿。如果事情只取决于他的话，那他恐怕足足有半打孩子了。可埃米丽亚属于那些现代派的女性之列，她们看重的是自己的体形，而不是孩子。说实话，她还难产，是靠剖腹生下孩子来的。埃米丽亚知道这事后，大哭起来，而且头一件事就问她会不会留下伤疤，因为她不能放弃去海里游泳或者甘心于不得不穿戴体游泳衣游泳^①。对于她所给予生命的那个活东西——男孩还是女孩，她竟连问都不问一声。

结果，阿德勒·卡尔比就只有菲奥莱拉这个独生女儿。虽然他跟女儿相处的时间不那么多，可也正是女儿唤起了他身上那些如今已经少见、可过去他还是能迸发出的温情的火花。

卡尔比听到了正在驶近的汽车声。他走到通凉台的门跟

^①外国女人游泳时，只穿裤衩和戴乳罩，所以肚皮外露。肚皮上如有伤疤，自然就不好看——译者注。

前，看了一眼沿着通车库小道移动的汽车前灯灯光：这是妻子的“米尼—莫利斯”车。

女人此刻什么也怀疑不到。她漫不经心的样子，轻声地哼着歌曲，向家走来。一种无声的盛怒充溢在卡尔比心头。埃米丽亚发现卡尔比在门口等她，并看到他那张凶狠狠的脸，惊奇地站住了，迷惑不解地看了丈夫一眼。

“出了什么事？我到玛丽奥莉娜那里去了……”

阿德勒举手打了她一个嘴巴，打得她险些摔倒。

“菲奥莱拉在哪儿？”

女人本来要大发雷霆的，却又窘住了：

“难道……难道她没在家？”

“没有，她没在家。”

埃米丽亚理了理妆，推开丈夫，断然地向客厅电话机走去。

“她说她要到阿德丽娅娜那里做功课去。我这就打电话。”

阿德勒·卡尔比跟在妻子后面，制止了她：

“没有用。我已经打过电话了。那里没有她。”

“那……她到底上哪儿去了呢？”埃米丽亚张惶失措地问。她看了看表，已经十点多了。

她倒在圈椅里，双手捧住脸。

“哦，天啦！她到底在哪里呀？”

阿德勒·卡尔比一声不吭。他望着妻子，却看不见妻子。他过于惊恐，以致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菲奥莱拉出什么事了！妻子没回来之前，他还希望菲奥莱拉在别的某个朋友那

里，而且或许还征得了母亲的同意，留在那里吃晚饭了……可现在……她说要到阿德丽娅娜那里去，可又没有到她那里去，而且到这个时候还不回来。

“阿德勒……她能出什么事呢？我们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埃米丽亚啜泣着。

阿德勒·卡尔比用手擦了擦汗湿了的额头。他的双腿打颤。他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并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

也许，菲奥莱拉在别的朋友那里。母亲可能理解错了，她可能简单认为菲奥莱拉说的是阿德丽娅娜，因为埃米丽亚对阿德丽娅娜的了解比对别的姑娘多，而安东尼叶塔又可能从埃米丽亚那里听到阿德丽娅娜的名字。

应该找找菲奥莱拉的同学的名单，看看女儿的记事本上都有谁的电话号码，然后试试给每个姑娘都打打电话，最后……菲奥莱拉一定在某个女朋友那里。

“安东尼叶塔……我们回来之前，菲奥莱拉没有偶尔打电话回来？”

“没有，教授……没有打过电话。”

阿德勒和埃米丽亚走进女儿房间，心急火燎地翻阅着搁在菲奥莱拉通常做功课的书桌上的记事本。

阿德勒打了六、七个电话都没有结果，因而伤心地把电话筒一扔。

“这是徒劳。白白地在继续骗自己……菲奥莱拉不可能不告诉家里一声而在这个时候还呆在任何人那里。她大概出什么事了。”

埃米丽亚抽噎着说：

“你以为，她遭车祸了？”

阿德勒站起来。他应该果断地肯定这种设想，并相机行事。继续抱着完全不切实际的希望是没有意义的。他多少恢复了点常态。

“也许什么大事也没有发生……她只不过是从小车上摔下来，是平常的交通事故。假如她休克了，那自然就无法通知我们。”

“我们怎么办呢？打电话到医院去……到门诊所去？你本来与这些地方有来往的呀……”

阿德勒不加思索地回答：

“最好到警察局打听一下……如果出了交通事故，警察局一定会知道的。”

“警察局？”埃米丽亚好象犯了离魂病，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啦。

“莫尔迪尼在维米纳勒^①供职……他是一位大人物。我给他打电话。”

“可他能做什么呢？”

“他能使警察局动起来。”阿德勒已经急不可待地在翻阅着记事本，寻找内政部这位高级官员的电话号码。找到之后，立刻就拨起来。

莫尔迪尼不在家。他在某个朋友家里做客。卡尔比教授费了好大劲才从女佣人那里打听到这些朋友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女佣人还说，爵士离开家时吩咐：只有部长阁下本人找他

^① 维米纳勒宫是意大利内政部所在地。

时，才能给他打电话。

卡尔比给这些朋友打了电话。莫尔迪尼来接电话时，似乎有些生气。但当卡尔比向他说明自己焦急的原因和情况之非同寻常时，莫尔迪尼马上全都明白了。

根据莫尔迪尼的意见，此事唯此一举，就是通知刑事警察局行动队^①，让他们立即开始寻找。莫尔迪尼答应下命令，由警察局给卡尔比打电话，向他索取一切必要的情况。

果然，卡尔比没等几分钟，电话铃就响了起来。当时他正坐在圈椅的扶手上，而心慌意乱的妻子则站在他跟前。他拿起了电话筒。在电话线的另一端，一个带有清晰的撒丁岛口音的声音在说：

“这是罗马行动队。我是阿塔尔迪中士。您是卡尔比教授吗？”

“对，是我……”卡尔比很激动地说，“值班的专员在吗？”

“跟我说也行。”阿塔尔迪说。

“我想跟值班的专员说。”

过了一会，话筒里响起另一个人的声音：

“我是阿尔金托博士。请讲，教授。”

“已经快十一点了，可我的女儿到现在还没有回家。显然，她遭车祸了。”

“她随身带有证件没有？”

阿德勒和妻子对看了一眼。他俩都不知道。但阿德勒回

^①刑事警察局的专门侦缉和追捕逃犯的分队。

答说：女儿身上大概没有证件。因为她身上要是有了证件，别的人就会设法通知他们关于出事的事。

“请把她的特征告诉一下。”阿尔金托接着说。

“菲奥莱拉·卡尔比，十三岁……身高……”教授跟妻子商量了一下，“身高 162 公分，体重……50 公斤，头发淡黄色，长长的……”

“她是几点钟从家里走的？”

“三点半……”埃米丽亚悄悄提示道。

“步行走的吗？”

“不……她有一辆轻骑……就是半大不小的孩子骑的那种……‘再见’牌，‘顶呱呱’牌，反正，鬼知道它们怎么叫！”

阿尔金托还问了几个问题，最后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去找……请放心……只要一有消息，我们就立即通知您。”

“专员……”卡尔比在挂上电话之前又补充了一句，“请听着：我不想让我女儿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因为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没有任何回答，他就又重复了一句：“请你们行动要尽量谨慎。”

第二章

“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吗？有些时候，我到很理解小偷的。”

“问题不是你理解他们。你只不过是羡慕他们。他们有一种你所不具备的素质……他们是自由自在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根本不把刑事法典的条款款放在眼里。”

“你就瞧瞧，多妙！”行动队队长安东尼奥·卡拉罗把马尼雅斯科^①所作的珍贵名画稍稍举起来，以便灯光把画面照得更亮。论尺寸，这是一幅不大的画——不过 30×40 公分。上面画的是某个修道院的内院。灯光从侧方照到画面上，勉强显出隐没在一片昏暗中的几个人影来。

费尔南多·索尔米出于讨自己的上司高兴，才看了看画，可就是不理解究竟“妙”在何处。画的色调阴沉，上面现出几个小小的修道士的身影，况且还非常模糊，一点儿也不好看。老实说，他本人最喜欢那幅上面绘着一条张着嘴的策尔尼亚鱼^②的摄影宣传画。那上面至少有着美丽迷人的蔚蓝色。只要瞧上一眼，就会产生马上到海边去的欲望。索尔米为这幅

① 亚历山德罗·马尼雅斯科(1667—1749)——意大利画家——译者注

② 一种深海鱼。

画订做了一个画框。这幅画现在挂在他的客厅里，给他本人，也给他的儿子带来了无限欢乐。因为这幅画成了他们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你知道这幅画在修道院那里挂在何处？”卡拉罗继续说道，“挂在楼梯底下的一个斗室里。怎么样？想象不到吧？”

“那现在怎么安置它呢？”索尔米客气地问。

“我们把它还给那帮修道士……我希望由于小偷给它做下的宣传，他们现在会把它挂在比较象样之处，让所有想看的人都能看到。”

索尔米心想：哼，要是张《热贡多夫人》^①画还差不多。可卡拉罗这人就是那样：他总是如痴如狂地既迷恋于组织工作，又迷恋于色彩画。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除了一张大幅城市平面图照片、一张按编制配发的斯·米哈伊拉画像和一张共和国总统肖像之外，其余所有能挂画的地方都被他用来悬挂各种赝画。这些赝品，有些是他自己搞到的，有些是被他合法留下的。画作者的签名统统被他用显目的十字给划掉了。这里有两幅是仿摩兰迪^②的、一幅仿古图卓^③、一幅仿卡拉^④、一幅仿迪·皮基沙^⑤、一幅仿平都里季奥^⑥的——罗马警察局里的地地道道的赝画博物馆。

房门大开，阿尔贝托·阿尔金托走了进来。

“你们给这个卡尔比打电话了吗？”卡拉罗问他。

“报告队长，打过了。他不愿跟阿塔尔迪谈，而要求值班

①意大利画家达芬奇1503年左右所作的名画。也叫《蒙娜丽莎》——译者注。

②～⑥意大利色彩画名画家——译者注。

的专员跟他讲话。”阿尔金托回答。

卡拉罗差点用托斯康土话^①骂出口来。但他克制住了。善于应世是他的被公认的优点之一。况且这又是部长阁下的办公室主任本人出面替这个教授过问。

“你以为，我不了解这帮家伙？只要他的女儿从家里跑了，他恨不得要给共和国总统本人打电话。”

• 安东尼奥·卡拉罗，这个年已四十的罗马行动队队长，他最厌恶这类大惊小怪的人。他是在西西里岛开始警务生涯的。后来，他在一个不起眼的警察所工作期间走了一次红运：破获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犯罪案。由于这一原因，他被调到省里主要城市的行动队里工作。尔后，又青云直上。虽然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在无任何政治靠山的情况下发生的。卡拉罗心里很明白：他不问政治正是他得以高升的政治靠山。在左翼中派同盟执政的年月，“亚平宁靴厂主”为了讨好同朝的盟友，向他们做了让步，允许让被他们称之为“纯种警犬”的卡拉罗——一个不介入政治的人担任罗马行动队队长的职务。在这场“游戏”中，卡拉罗赶巧又几番大显了身手，战果累累。当时城里出现了紧张而又微妙的局势，凶杀悬案积压成堆，报纸、社会舆论都表示不满。卡拉罗的任命就成了凭功绩而不是论出身门第、凭能力而不是靠幕后交易的破天荒的第一例。卡拉罗非常清楚这一情况。他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允许他把自己完全信赖的一个人——费尔南多·索尔米带在身边。费尔南多·索尔米是一个身高仅一米六多一点

^①意大利科西嘉海峡托斯康群岛居民的土话——译者注。

点的矮胖子。他是个地道的那不勒斯人，特别爱吃意大利面条。他有一双活泼的、喜气盈溢的眼睛。就是这个可以视作小丑般的人物被卡拉罗任命为凶杀侦缉科科长。

两个月的功夫，他们俩相互配合破获了两起重大的凶杀案件。结果，卡拉罗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他也按照警察的行话称呼记者们为“苍蝇”，但他极力模仿新闻代表的样子，甚至允许被派遣来的采访人员就在他办公室隔壁安营扎寨。

“我们行动队现在是处身于众目睽睽之下，”卡拉罗说，“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但是，他极其狡猾，非常善于支吾搪塞。如果发生了什么不该让报界知道的事，他总是能够把那件事瞒过记者的。

内政部打来的这个电话却实在使卡拉罗不高兴：

“要是每当哪家的小子或姑娘离家出走，都要惊动我们行动队……”

索尔米闷闷不乐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他意识到，这桩案子少不了他的公干。可是他现在应该呆在家里，而不是在办公室。况且，今天晚上是阿尔金托值班，又不该他。

“我走啦，”他说道。

“等一等，”卡拉罗叫住了他，并问阿尔金托：

“这女孩子多大？”

“十三岁。”阿尔金托回答。

卡拉罗吃了一惊：十三岁，正好与自己的女儿劳拉一般大。

“你向交通检查站打听过的没有？”

“当然，立刻就打听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